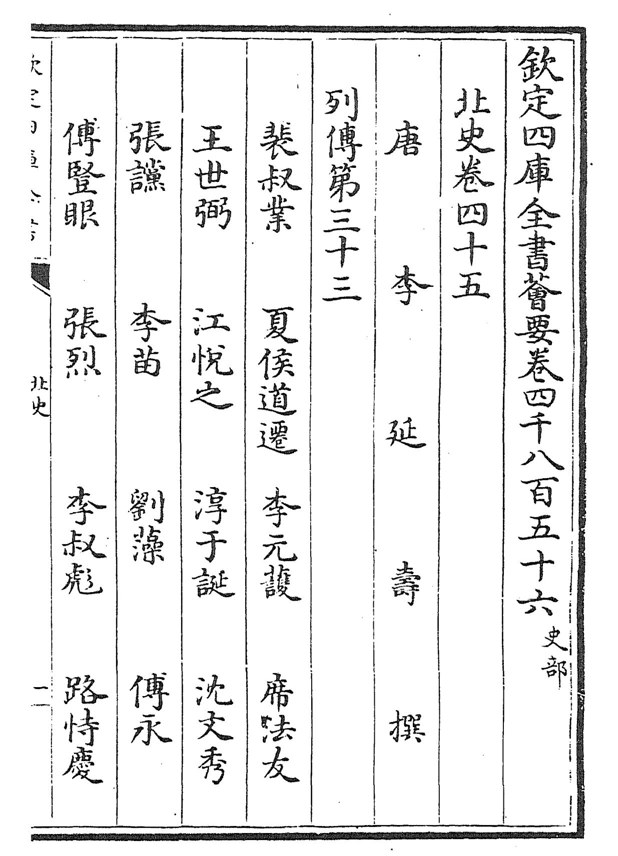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十六　史部

北史卷四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悦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竝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為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同事明帝輔政以為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為

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
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
不晝游爾齊帝崩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
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
富貴亦可辦爾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
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
難未已不願為南兖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
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

等棄毋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壃埸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輙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人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

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

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𤲞險好殺昕爽
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
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
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
郎天平中走於關中猜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
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上蔡伯為東秦
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岐州刺史為
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

剌史汾之弟鵠之字約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弟柳諧善鼓琴鵠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彦先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彦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為别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滎起武定末洛州刺史滎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彦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

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别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為兖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為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

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恒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

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寃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

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
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温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
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
掃灑植弟瑜桀衍竝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
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
髙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
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
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

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為賊所殺進爵為侯宣武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黄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為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為東郡太守為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

免官後從封濰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閒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顔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

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禄大夫元顥入洛以粲

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
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濵粲
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
卿戒之以酒令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
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
来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
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為祈請直
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

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

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禄執事後歷建興河内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景宗寇荆州詔衍為别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荆州衍大破之荆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鑒所部别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

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
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裔
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
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
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賛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攺封
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疏放無拘檢時人或
謂之柳顛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

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材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郎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為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

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内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禄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

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大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史崔高客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閻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虯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

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覔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恊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

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
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
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
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
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
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歎之來希酬
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
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

州宣武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頹興之計求分邑户五百封之宣武不

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
二百戶封頗與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
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
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
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
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
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為官少閒必擊我也

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乆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昬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

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爾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爾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

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巳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頴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豫其勲末道珍為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歴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

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
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為奇士
歴覽史傳善草隷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
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歳殊無宦情後
為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
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為中書監根子
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

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栁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内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

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仕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為子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

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内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尋業志淮南尅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别將

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
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
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乂兼賂乂父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
卒贈衛尉少卿子鄢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
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為
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

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為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乂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龘復為郡當恨恨爾世弼白儀同之號起自鄧隲平北為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畫為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

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
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
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
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
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圖
南鄭悅之大破氐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
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龎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

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欵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遜文遠

文遜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遜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縣中震肅奸

刼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

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慼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讐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

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

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擄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

之因至擿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鎻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䟽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為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

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

滑稽多智文秀板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

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

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兖讜

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髙閭

與讜對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

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

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欵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

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贖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欵為客積年出為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

昳昳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昳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昳昳怨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材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

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别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别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

侍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
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尒朱榮從弟世隆擁部曲
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
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
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
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
船俄然橋絶賊没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渉水與
苗死鬬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没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

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
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
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
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竝重之二王頗或不穆
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
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
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
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三日便欲大縱

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妹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牢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欵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

人表乞藻為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恵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逡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

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别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闕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録舊功拜藻為太尉司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歴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頼其强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又以永為王肅平南長

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既競

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爾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

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日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
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
又設伏擊之挫其鋭藻從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
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
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
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
竝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為寇
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

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
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𨻳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
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
𨻳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
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僊琕連營稍
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
馬步千人南逆僊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
遂大破之僊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

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
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
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
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
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
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
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兖州刺

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禄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

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遨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强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遘石季龍太常祖

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材力融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

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磝碻時融始死玄謨强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中從事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

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判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惡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讐而乾愛

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
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
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
軍衆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
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
勔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
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
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

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
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暨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
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暨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
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
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
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
仰其德化思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
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

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冦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巴東人皆

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

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
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
妾兄唐崑崙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内應賊圍
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暨眼而殺之暨眼恚發疾
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
公相州刺史長子敬和次敬仲竝好酒薄行傾側勢家
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
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文熾攻

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躭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怫為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曽祖悔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竝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丈中散

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虜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

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録先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曽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懐遂相諂附歴給事黄門侍郎光禄大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為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為本州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静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

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皓守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竝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蒱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

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脩人也從祖金神䴥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竝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為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諧長

安毋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禄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兾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竝拜焉

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侍慶弟仲信思令竝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

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禄大夫贈撫軍將
軍齊州刺史弟詮悅等竝歴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竝有
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為司徒記室與武
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竝相友善侍中崔光鄉
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
安之孝昌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
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頴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為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為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兾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竝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

巳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扶佩之地立義州置關

西歸欵戸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扃𨵦成都之喉嗌

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

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

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

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

功名有志竟不遂也丈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

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𪱪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茁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傅永竪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竪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𪱪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乂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扳萃從官戚享名器各有由也

北史卷四十五

北史卷四十五考證

裴叔業傳叔業乃遣子芬之○芬監本訛分今從本傳改正

後徙封山茌縣○茌監本訛在今改從南本

尤長釋典善談理義○典監本訛興今改正

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魏書無子字

雖持義未精○持監本訛特今改從閣本

北海志在沉湎○湎監本訛酒今從南本

身被五十餘創○創監本訛鎗今從閣本改

夏侯道遷傳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京魏書作涼

道遷兄子抱夬○抱夬魏書作弇

李元䕶傳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為不軌○柳監本訛聊

今改從魏書

支骨稍消○稍消魏書作消削

席法友傳子鄙襲走關西○鄙魏書作鷗

王世弼傳後除東秦州刺史○秦一本作徐

又工摹畫○畫監本訛書今改從閣本

淳于誕傳其先太山博人也○博閣本誤中今改從魏

書

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子建謂魏子

建也監本訛于運今從上文改正

張讜傳不能梳沐○梳監本訛疏今改從南本

李苗傳苗出後叔父畎○畎魏書作畧

劉藻傳或拒課輸或害吏長○吏長一本作長吏

奉詔還軍乃不果克○果克監本訛克果今改從魏書

傅永傳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倒監本訛到今改從

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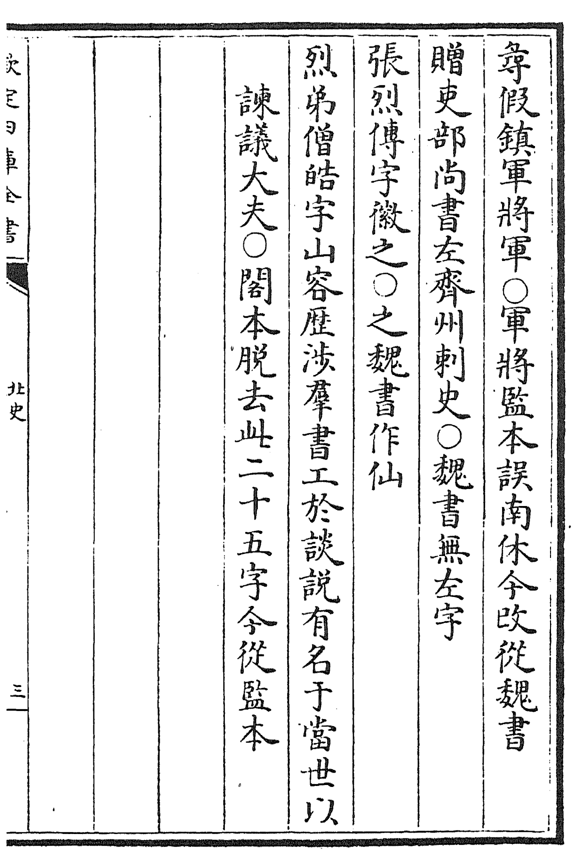
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監本脫既平二

字今從魏書及閣本增正

傅豎眼傳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魏書以字上有堪

字

甲不去身頻至九捷○去監本訛出今改從魏書



尋假鎮軍將軍○軍將監本誤南休今改從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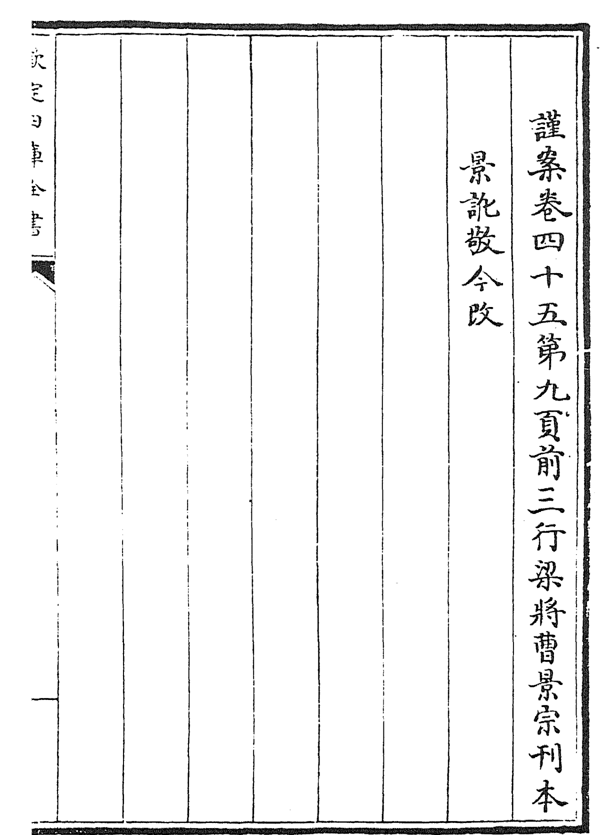
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魏書無左字

張烈傳字徽之○之魏書作仙

烈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説有名于當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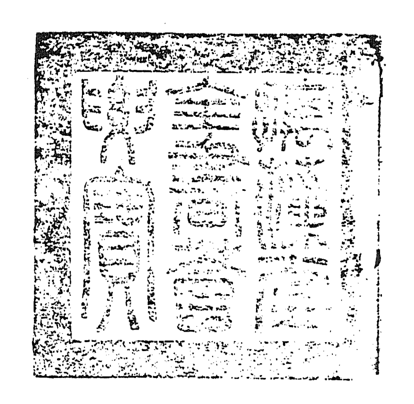
諫議大夫○閣本脱去此二十五字今從監本

北史卷四十五考證



謹案卷四十五第九頁前三行梁將曹景宗刊本景訛敬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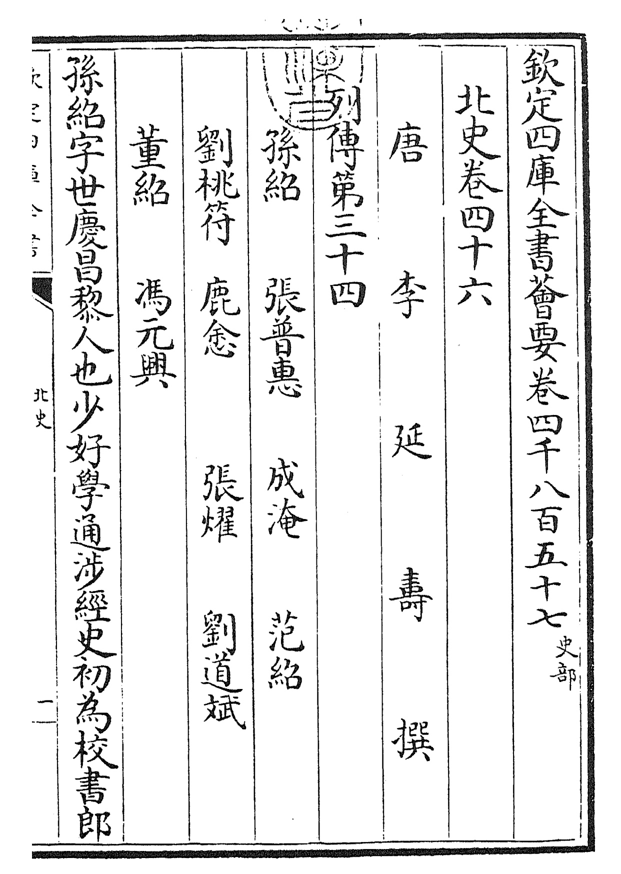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北史卷四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

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

體何得而怨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畢寃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寃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强敵窺時邉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懐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邉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

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
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
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
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
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
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令律班令止於事甚滯
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

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
功名之所實懐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
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筝早卒紹後聞筝聲
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
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
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
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

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禄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説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録事參軍尋

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别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

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
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内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
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
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
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
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
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敎忘哀戚之情

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内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絶

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縁須罷能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僚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令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

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纇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令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詔羣

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

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

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

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

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

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

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
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
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别
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
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
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

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

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
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
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
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
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
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
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寳誕聖后近樞
㫖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胡以功餘九錫褒假鑾

懿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
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髙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
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
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
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
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
啟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畀下不踰之稱則天

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名集五品巳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令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

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驊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

中山杜弼遺書普恵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
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用於
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恵美其
此書每為口實普恵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
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
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

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儛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

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
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
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
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
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
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裸孝弟可以通神明德
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
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

還復百宮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
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
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
惠以逆癈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
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
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勳親之胤所
宜收敘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

廷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
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
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
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
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
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
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
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絶意

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
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
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絶之
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甍普
恵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
至初澄嘉賞普惠臨甍啟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
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恵地寒不應便
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名發送南秦東益二州

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
名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
叚時詔訪究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
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
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牢守
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
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
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

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擕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

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勅尚書李沖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

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
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
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
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
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
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
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
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帢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歴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

肅多危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

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説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恵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

淮救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落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救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黄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

時宫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為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録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沖黄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討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覲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

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為黄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

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枕符善
恤蠻左為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
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
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
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
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
城王勰名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

從者上岍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韻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强之終不從孝莊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

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邉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强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曰我為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虚實宜遣左右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

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
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荅
引悆詣龍牙所龍牙語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
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
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
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悆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
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悆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
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

野君何不歸梁國愆荅曰法僧𦍑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為刺客也荅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愆强飲多食向敵數人傲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愆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

來患動不獲相見僉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昂景儁司馬楊膘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僉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僉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曩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吕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僉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

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悆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
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
勝等拒尒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
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
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
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别將以軍功封
長平男歷岐東荆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

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専委受納則恐財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輙舉為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宫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黄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畀儕流

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鏁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㸑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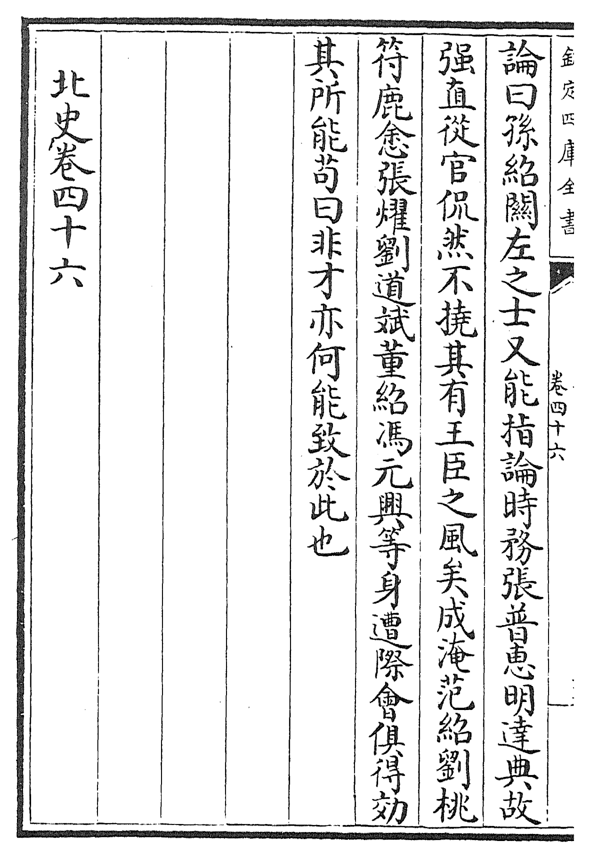
不可無之令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黄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

速行以拒竇寅功賞新蔡縣男尒朱天光為關右大行
臺啓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
紹為其開府諮議叅軍岳後携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
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黄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
容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
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衢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
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
進令吕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

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名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名為記室參軍遂為元义所知义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畢身克已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

崔光臨甍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擿句儒者榮之乂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闞左之士又能措論時務張普恵明達典故强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熠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茍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北史卷四十六

北史卷四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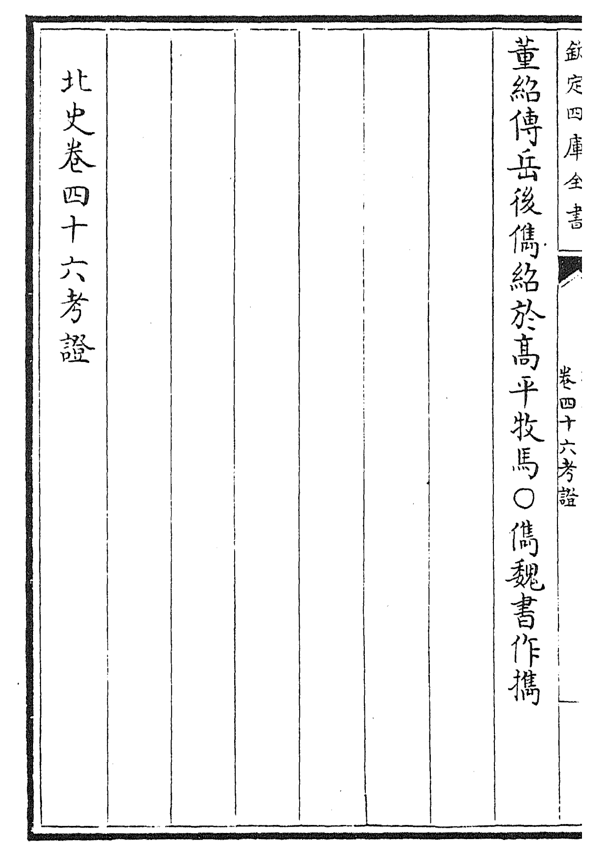
孫紹傳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奄監本訛淹今改正

張普惠傳北海王顥○顥監本誤顧今改從南本

周官上公九命○官監本訛宮今改正

成淹傳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宛魏書作完

鹿悆傳安豐臨淮○豐監本訛封今改從魏書


董紹傳岳後儁紹於高平牧馬○儁魏書作攜

北史卷四十六考證